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御文德殿于闐貢方物見於延和殿上問曰離本國幾何時曰四年在道幾何時曰二年經涉何國曰道由黃頭回紇草頭達靺董戢等國又問留董戢幾何時曰一年問達靺有無頭領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上顧謂樞密都承旨張誠一曰達靺在唐與河西天德爲鄰今河西天德隔在北境自太祖朝嘗入貢後道路阻隔貢奉遂絕又問嘗與夏國戰者豈此達靺乎曰達靺與李氏世讐也又問道由諸國有無抄略曰惟懼契丹耳又問所經由去

契丹幾何里曰千餘里

新紀于丙子書于闐入貢舊紀附年末

詔大忌

日六曹諸司不爲假執政官早出諸官司不得隨出

詔京東轉運副使吳居厚所奉新法賣鹽錢三十六萬

餘緡令運至北京左藏庫封樁白今歲具數以聞初朝

廷恐居厚所奏賣鹽錢多立虛數上欲驗其實故有是

詔

六月一日六

涇原路經略司言第五將申熙甯寨

硝坑堡巡檢王世隆追賊於水東口戰死弓箭手十將

王和等十四人各傷中詔世隆擅領兵過壕又不能策

知伏兵致傷折人眾如其生全朝廷必加重責可更不

推恩其輕重傷人依格陣亡人依陣亡不勝例 詔改

加上仁宗英宗皇帝尊諡爲奉徽號令三省官與太

常寺官詳定

丁丑詔熙河路經制司案未用兵已前每歲經畫到財
利各有定額兼創司之始主管之人並各已曾用所得
課息等第推賞訖自元豐四年之後每年並不見本司
於歲末具到上件所入增虧并見在銷破數目未知因
依可下本司火急分析聞奏

此據御集要考見
後來所分析附此

戊寅提舉陝西買馬司言階州增茶價恐蕃部馬不至

乞量增馬價詔止依舊價如蕃部不願請茶並支錢帛

六月二日

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宜藤融州產白錫黑鉛

可於梧州置鑄錢監以十五萬緡爲額所出息錢卽乞

還見欠內藏庫及積欠上供錢七十萬緡候還足並封

椿以應軍需詔廣西財利久苦窘乏近歲軍興尤覺不

支可依所奏

已卯詔于闐人首領畫到達犂諸國距漢境遠近圖降
付李憲以嘗有朝旨委憲遣人假道董戡使達犂故也
禮部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近世所爲惟梁隋唐爲
可考請緣隋制以黑羔皮爲裘黑繒爲領袖及裏緣袂
廣可運肘長可蔽膝謹案皇侃說祭服之下有袍繭袍
繭之下有中衣服朝服裼衣之下有裘裘之下有中衣
然則今之親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
長短皆當如裘伏乞改製從之 詔加贈皇城使宋玠
英州刺史以其子滋言玠有收復石堡城功未賞而死
故也 舒州防禦使克敦進父保靜軍節度使蕭國公
承幹文集十卷詔承幹父子世以藝文儒學名於宗藩
在朝廷旌善與能之義宜有褒寵可加贈安定郡王克

敦仍降獎諭

辛巳詔前兩浙路監司蘇獬胡宗師朱明之各罰銅二十斤坐不舉發知秀州吳安世贓罪故也 詔供奉官

郭惟賢部九十騎獲首級五十六身重傷及先鋒破賊左藏庫副使高永翼部五十二騎獲首級一百二各遷

五官餘遷官賜絹有差賞從訾虎部兵出界功也又詔

高永翼止遷兩官爲皇城使貴州刺史餘三資許回授

五服內親

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乞令提點刑獄胡

宋回等不須躬親照管西人頓遞詔撫接西人朝廷自

有常體經歷官司供億或過不及皆當治罪純粹昨以

張皇輕易已嘗誡敕今此奏陳益欲掩覆前過自今宜

凡事審重務令合宜勿生邊事

四月二十九日純粹云云可考

壬午單州團練副使員外郎東方戒上飛虎立成陣圖
步人制戎騎法乞面陳利害詔樞密院召問之給事
中韓忠彥等言奉議郎郝亶除太僕寺丞案亶方以不
職下本道劾罪而便與職事官之選理若未然上批郝
亶差除之日本房亦當檢會近降取勘指揮呈白執政
將上今數日之間褒貶異論甚失國體其除太僕丞指
揮可更不施行

癸未詔聞鄜延路新支綱馬分配諸軍頗有新兵未堪
出戰例得善馬其有武藝舊人往往闕馬甚非朝廷本
意委劉昌祚案驗有實卽與配改仍其數以聞國子
司業朱服言養士莫盛於太學而士鮮能知射今武學
教場隸本監欲聽學生每遇假日習射從之夔州路

轉運司言萬州鐵礦甚多乞創錢監歲可收淨利三萬二千緡應副本路從之

甲申分命輔臣祈雨

禮部狀太常寺修定郊禮歲夏

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依親祠北郊儀盡如南郊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

備官其俎豆樂縣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盡如親祠

元祐

五年五月十八日六月十日七年三月十八日

詔漸逼炎暑開封府大理

寺繫囚令連夜併力結竟奏案上者都省限三日約法

斷下

舊紀書甲申詔大暑開封大理獄其趣決之新紀改云以漸暑趣開封大理決獄

丙戌詔祠部具去歲給度僧牒比元豐四年孰為多少

已而祠部以年數比較共多五千七百餘道於是又詔

自今給度僧牒如過每年數目即未得印給先具以聞

御史黃降等言往時御史皆得言事仍同定奪公事
惟被詔推獄則輪差向由復置察按而御史六員分領
六案故因推勘太學公事有旨令中丞同本察御史根
治今後準此後旣分三員言事三員領察而本臺失於
申明尙守前日指揮亦止本察御史根治故言事御史
自此不預鞫獄案唐六典侍御史糾舉百僚推鞫獄訟
監察御史分察尙書六司糾其過失今之言事官大率
如唐侍御史之職察官乃唐監察御史之職國朝舊制
有四推之名總謂之後推而三院御史皆預領焉今推
鞫獄事獨付察官而近準朝旨又以六曹定奪公事亦
送本案卽於檢察職事有所妨廢況有失察諸司違慢
朝廷常加督責兼言事御史旣不預定奪又不劾獄則

於簽書行遣公事全然稀少欲乞別定條制以正分守
詔立法以聞已而尚書省劄子令定奪文字送本曹如
合再定卽送御史臺本察降又言事之最難者莫如疑
獄夫以州郡不能決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決而付刑
部刑部不能決而後付之御史臺則非甚疑獄必不至
付臺再定若御史聯事之眾非如大理刑部必不能勝
其責也近有旨定奪文字送本曹如合再定卽送本察
臣愚以謂與奪刑名事重體大宜仍舊眾官參定餘事
則隨曹付察如此則大小繁簡皆得其稱是正疑讞罕
有不當其後刑部請鞫獄言事御史輪治其定奪刑名
則眾官參定餘事隨曹察從之河東路經略司言知
府州折克行招納西界偽鈐轄香布通說事宜并兵馬

數已令香布選擇信實人入西界招諭近上頭首歸投
去訖詔香布所說兵馬數多與諸處探報不同觀其意
趣蔽護夏國之寡弱今雖內向遣歸府州令使人招呼
賊界頭首慮亦未是忠白卻致傳泄邊界事委王居卿
更詳度令郭忠紹密竊防之

丁亥詔宗女毋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

詔降配禁軍營雜役卒在京可輪月刺配先殿前次馬
軍次步軍司周而復始 詔臣僚恩例陳乞差遣承務
郎以上與減一年大小使臣減一年一季磨勘選人免
試執政官依五年五月內指揮

戊子權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王子淵兼同措置河北糴
便罷提點河北糴便司其糧草並令措置司計置應提

舉糴便司錢鈔別椿管本司當應副糧草處逐年據數

撥與轉運司歲終具數奏以舊係提舉糴便錢撥還

本志

以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王子淵兼同措置更謂之措置河北糴便司四年三月十一日始命蹇周輔措置

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宋明為供備庫副使勾當頭引

見司以逮事先帝藩邸也詔昨修築蘭州質孤勝如

尉斗平堡子不堪守禦已毀廢其元相度保明官李憲

苗授李浩康識特放罪苗授樂士宣閤仁武所賜敕書

銀絹等並追納

二月丁未可考

禮部尚書黃履言祀前一日

致齋祠宮自來祠宮以職事相聯遂相往來況省官既

有出謁之禁欲乞雖在祠宮亦不得通謁從之履謁監

祭王桓而不見答故有是奏

宋本削去黃履謁王桓事

刑部言竊

聞京城諸門或不以時啟閉公私或以廢事欲令新城

門並以日初出入時爲準委開封府檢察從之 前知
湖州唐淑問言州郡有當衝要者例修賓客往復間有
不來謗怒隨之常情未免顧私其間或以廢事吏抱案
牘走道路以取決則有漏泄稽滯之失小民持訴牒趨
官府則又未必知長吏所之而訟不時決況中外官守
均有事任臣欲乞州郡禁謁並依在京百司例詔詳定
重修編敕所立法後編敕所乞知州通判縣令非假日
不得出謁卽謁親屬及職事相干并泛遣使命或知州
通判提舉官鈐轄以上者聽 西上閣門使果州刺史
謝麟言先準朝旨撥托口小由貫保豐山四寨並若水
倉隸屬誠州緣沅州與誠州元自梅口爲界今因割移
四堡遂以洪江口爲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約三驛又

從托口寨盧陽縣界至梅口江約四驛削取沅州封守
附益誠州太廣不惟沅州戶賦人兵不足以成郡兼誠
州見招約上和潭溪等峒自可以開拓疆封兼結狼九
衙等諸峒並在托口寨西南見隸沅州水陸道皆出托
口寨設或溪峒入寇誠州地遠力不能制沅州又為托
口等所隔難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兩寨依
舊隸沅州以大由等溪峒割隸誠州從之

峒見正月三十日七年五月十一日八月一日六年五月十三日

麟時知沅州經制宜州溪
詔應合移配廣南

荆湖福建江南路罪人並配登州雜役

庚寅以畿內旱御崇政殿疎決繫囚

舊紀書此事于辛卯新紀依實錄在

寅庚

戶部言知瓊州劉威相度瓊州昌化萬安朱崖軍

民戶鄉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鹽一斤第四

第五等及客戶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月日爲限歲終買足遇有死亾開落進丁收上看詳所配賣鹽數太多欲乞兩等鹽各減半餘依劉威所定從之詔
雍王顥曹王顥乞建外邸十餘年中已數十奏雖數以朔望入侍寶慈宮非便諭止之而確然堅請不已皇太后近亦屢以爲言且命如其請宜依所乞令學士院降詔宣諭仍令有司度地以聞已而工部言相視城北馬軍教坊可建第從之

辛卯召輔臣觀麥於後苑詔陝西轉運司聞春秋闕雨守臣祈禱未應宜更訪名山靈祠委官恭致朝命精意祈禱御史楊畏言中丞舒亶不罷學士院廚錢事大理寺劾百餘日聞奏案已具而卿丞執議不同留章

未決臣竊惟宣所受供給之物皆有文籍宜無諱匿不承之理有司必緣都省彈辭參驗證左經涉時月今宜得其情實豈容復有駁議則是必欲變動獄情而陰懷傳會觀望之意乞垂省察無使留獄以害國體朱本削去

壬辰楚棟隴堡賜名通西寨隸通遠軍

癸巳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李阿邁爲內藏庫副使以隨

李浩出界斬獲首級故也

阿邁忠傑子見

詔撥京西

提舉司錢二十五萬緡應副蘭州市糧草

范純粹言

今體量得种諤未死以前奏請皆是徐勳裁處勳已放

罷詔張汝賢麥文昞於延州制置司劾勳限十日具案

以聞

四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五日

詔陝西轉運提舉司熙河

蘭會路經制司乘豐熟相度州縣城寨緊慢各限以數